如愿嫁给战神晔乾那一日，我的父母被判处极刑。

我乞求晔乾施救，他却当着我族人的面撕烂我的嫁衣。

我被迫与他当众同房，同时眼睁睁看着所有亲族神魂俱灭。

“你的父兄已经死了，可他们的罪孽还没有赎完，你就好好活着替他们赎罪。”

婚后万年，他日日夜夜折磨我。

又常带不同的女子入寝宫，让我跪着侍奉他们同房。

侍妾受伤，我被挑断手筋，再也拿不住剑。

侍妾小产，我被废去一身修为，沦为废人。

我心如死灰，血淋淋一身登上诛仙台。

他却红了双眼，跪着求我不要跳。

1

玉颜小产，我被罚跪在极寒之地的冰石窟思过百日，断水断食。

我的血脉筋骨皆被冻结，迷蒙之际，晔乾来了。

他负手站在我面前，高高在上。

“你可知错？”

寒气已然浸透我的四肢百骸。

我动弹不得，也发不出声音。

晔乾却被我的沉默激怒。

“不知悔改！”

“你们一家子果然都是没有心的东西。”

他气急了，又开始辱骂我的家人。

过去，我还会分辨两句。

但这一回，我只是安静地跪在地上，心神麻木。

时间过去太久了。

曾经触目惊心父母族人魂飞魄散的模样都有些模糊不清了。

“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！他才刚刚成形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！”

晔乾命人将我拖回了寝宫，丢进汤泉中。

寒热交替，我的皮肤寸寸皲裂，如有万千虫蛇啃噬，痛不欲生。

他漠然视之。

“你可认罪？”

我咬牙爬上池沿，十指抠出淋漓血痕。“是我做的，是我害得玉颜小产，是我杀了你们的孩子。”

“晔乾，你杀了我吧。”

望着满壁鲜血，晔乾的瞳孔缩了缩。

他本能地朝我伸出手，五指在空中抓了抓。

不过一瞬，他的手又收了回去，脸上神情重归冷漠嫌恶。

“你想死？”

他俯视着我，唇角弧度冰冷嘲讽。

“你以为，你有什么资格去死？”

“因为你这个毒妇，玉颜的孩子没了，她现在那么痛苦，你凭什么能痛痛快快死了？”

他掐着我的后脖颈将我按在池前。

冰凉的石子硌得我心口生疼。

“岁落，你别忘了你的弟弟是为什么能活着。”

我看向他。

我曾深深为之着迷的那双眼睛，犹如两柄利剑，将我生生刺穿。

“你再动一下玉颜，我便让你的弟弟百倍代为受过。”

我猛地惊醒，抓他的衣袖乞求。

“别动我阿弟，这些事与他无关。”

举族皆灭，我只剩阿弟了。

那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岸边垂下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。

可我忘了，我这双手早被废了。

过去它们能握千斤剑，能点兵杀敌，如今却连一片衣袖都攥不牢。

晔乾轻飘飘就推开了我。

“现下想到要辩解了？你继续装死啊。”

池水淹没进我的鼻腔。

我猛烈地呛咳了几声，隔着水雾望他。

“我解释了你就信吗？”

“玉颜遇刺，你说是我，挑断我的手筋。”

“玉颜昏迷，你疑心是我暗中施术，废我修为。”

“玉颜流产，你也认为是我，断水断食将我关入极寒之地罚跪。”

还有许许多多的，数不清的小事。

哪怕是玉颜头疼脑热、失眠呓语，我都要领罚。

“有哪一次，你信过我半分？”

我撑着一口气从池中爬上来。

晔乾的目光颤了颤，他的眼眸微低，避开了我的视线。

我倔强地走到他眼前。

“晔乾，一万年了，再大的罪过，我也该赎完了吧。”

一万年前，他逼迫我看着父母族人遭受极刑魂飞魄散。

而后，他开始不间断地带不同女子入寝宫，甚至命令我跪地服侍他们行房。

一直到玉颜出现，他身边的人终于固定了下来。

可每每酒醉，他便闯入我房中，肆意羞辱折磨。

一日又一日，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

因为我还有阿弟。

“你赎不完！你永远赎不完！”

晔乾忽然变了神色，双目猩红，攥着我脖颈将我推倒在地上。

他身上萦绕着玉颜独有的花香气。

“我合族上下，上到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媪，下到牙牙学语的稚子，千万条性命！”

“我的小妹，她尚且刚刚修成人形，生生被魔族凌辱致死！”

“我的母亲，她腹中还怀着孩子，惨死在魔族地牢里！”

“我的父兄，有口不能鸣冤，魂飞魄散。”

“你怎么还得清！你就是死一千次一万次，你也赎不完这份罪！”

“岁落！”

他撕碎我胸前衣襟，粗暴侵入我支离破碎的身体。

一字一句，如同阎罗恶鬼。

“你给我记住了！你没资格死，你要活着把他们受过的罪全部受一遍。”

2

晔乾半夜便走了。

这万年以来，他每次都是这样。

气势汹汹地来，发泄一番，再悄无声息地走。

也有过醉得狠了的时候。

他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下巴不断摩挲我前额。

“阿落，我好恨，你的父兄害我族人惨死，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办，阿落，我该拿你怎么办。”

他的爱意总在不经意间泄露。

他醉酒时眼角的泪痕。

我被罚重伤后成堆涌入寝宫的药。

还有无数个夜里，他以为我熟睡，从背后悄悄拥着我的克制。

那便是寒夜巡航时，海上悬着的一点灯火。

时隐时现。

每每我以为独身一人迷失方向和希望，又现出一点光亮。

如此往复，让我爱不得也恨不得。

冰石窟浸过的寒毒在傍晚时分再度发作。

我缩在被子里，疼得满身大汗，颤抖不止。

“娘娘，我们去求求神君吧。”

我的陪嫁仙婢青桃跪在地上急得落泪。

“这寒毒连个身子康健的男上神都受不住，何况您被废了修为，又才小产。”

每每与晔乾同房后，我都会悄悄喝上一碗避子汤药。

唯独被废修为那日，我昏死了过去，事后就有了身孕。

还没来得及将这事说与晔乾知晓，我便被毒打一番丢进了冰石窟，当日就落了胎。

我应该是欣喜轻松的。

我与晔乾之间，隔着血海深仇，不可能育有后代。

可那一刻，我还是没忍住哭了。

被挑断手筋我没哭。

被废修为我没哭。

我是将族后代，自小性子就磨得坚韧。

可那一日，看见身下流出来的淋漓鲜血，我却哭得不能自已。

我受父兄教养庇护，该为他们赎罪。

可我的孩子又做错了什么呢？

“娘娘，您会疼死的。”

“奴婢去求神君，哪怕拼上这条命。”

青桃跪在地上朝着我重重磕头道别。

我连喊她名字的气力都没有，眼睁睁看着她往外冲，临近门口，被一股大力掀飞。

青桃撞在墙上，吐出口血来。

晔乾带着森森寒气闯进来，看都没看倒在地上的青桃一眼，径直冲到我床前。

“岁落！”

他盯着我，眼神怨毒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我费力撑起眼皮。

视线里，玉颜站在门口，满面得意笑容。

3

晔乾拎起我将我摁在墙上。

他掐住我的脖子，双眼赤红。

“你怎么敢，岁落，你怎么敢杀了我们的孩子，你有什么资格！”

我许久没听他用我们形容我与他，没想到他日再听闻，竟是这样要命的情景。

他去了冰石窟，在里面察觉到残存的灵气。

他以为是我不愿要孩子，自己亲手堕胎。

“过去你偷偷喝避子汤药我就一直纵着你，你当真以为！”

以为什么？

他没说。

他气急了，手上力道加重，我呛咳着，喉头泛上一阵腥甜。

可我得忍着。

这口血若是吐出来了，他只会以为是我假装，怒气更盛。

“我、是罪人......咳咳......我没资格，我没、不配为战神......生儿育女。”

他觉得是我故意，那便是我故意。

反正解释了他也不会信。

晔乾望着我，眼里的情绪极为复杂，令人读不懂。

可看着那双眼睛，我以为早已经麻木的心，又泛起细细密密的疼痛。

“配不配本君说了才算！”

他把我丢在床上，像丢一只废弃的破纸鸢。

我痛得有些恍惚，门外光影摇曳，莫名让人想起少年时，我不慎被刀剑划伤皮肤，他捧着我的手，刹那间就红了眼睛。

弥漫的水雾里，几分真情，几分假意，只怕他自己也分不清。

门被再度关上，落了锁。

昏暗中，青桃瘫在角落里，没了生息。

她终究是被我连累，丢了性命。

我却还活着。

我的命这样硬。

我送走了父母族亲，送走了我的孩子，如今连自幼陪在我身边的仙婢也死了，我却还活着。

光线一点点暗下去，我缩在床榻边沿，希望自己永远不能再睁开眼。

可晔乾不会放过我。

门外传来阿弟的惨叫声时，我刚朦朦胧胧看见阿娘的影子。

还没来得及感受她怀中的温度，一团血肉被丢了进来。

晔乾从不食言，我被他折磨得麻木了，给不了他想要的反应，再惹他生气时，他便让我的阿弟代为受过。

阿弟不过千岁有余，放在凡间还是个懵懂孩提，被生生剜去下体。

晔乾说，我接连杀死他的孩子，他便要让我家绝后。

我想要去找他，求他放了阿弟，我做什么都行。

可我浑身没气力，刚起身就栽倒，一点点爬到门口，怎样都抓不住门框。

我自幼拜在司战女帝门下，也曾指挥千军御敌于千里之外。

现如今，却连打开一扇门都在做不到。

“晔乾，求求你，你放了我阿弟，我错了，我有罪。”

“我是罪人，你饶了我阿弟吧。”

十指在门上磨出淋漓鲜血，我一遍遍嘶哑着嗓子认罪乞求。

回应我的，只有玉颜娇俏的笑声。

“神君别这样，让底下人瞧见了多不好。”

阿弟凄厉的嘶喊和我绝望的乞求声中，他们两人打情骂俏，好不恩爱。

4

我是被屋子里的臭味熏醒来的。

青桃的尸身腐败了，滋养出一群细小的蚊蝇，嗡鸣不止。

外头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总之，是没人来看过我的。

阿弟也不知道怎样了。

而我，依然还活着。

我爬到青桃身边，用她随身携带的法器点亮一术火苗。

她生前爱漂亮，一定不想自己死后被虫蚁啃食，丑陋不堪。

不如一把火烧了干净。

烟火越烧越旺，终于引来了人。

晔乾厌恶我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因而宫中下人对我也没什么尊重与畏惧。

他们说我不详，克父母克兄弟，连随侍我的仙婢都没有好下场。

我这才晓得，阿弟没熬过去，死了。

从此，我在这世间再也没有亲人了。

我此刻的样子一定可怖极了，因为匆匆赶来的玉颜看我的眼神，犹如看幽冥修罗。

“放我出去。”

趁着人潮杂乱，我凑在她耳边低语，声音沙哑粗粝，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。

“我留在这，你永远坐不上正妃的位置，你生出来的孩子，也永远只能是奴，低人一等。”

这话戳中了玉颜心底的痛。

神仙也都是贪心的。

或许最初她被晔乾捡回来时，不过是想有片瓦遮风避雨，可当晔乾给了她希望后，她便想拥有支使这宫中每一寸土地的权利。

她是女奴出身，吃够了低人一等没有自由的苦，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步后尘。

于是，我终于逃出来了。

晔乾已经是这天底下除天帝以外，最尊贵的神仙之一。

他不给我自由，我便无处可去。

所以我没想着跑，我想要的，只有一死。

神魂俱灭才好，像我的族人那样，再也没有转世轮回。

我直奔诛仙台而去。

在梦中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千万遍。

真正走起来，却比想象中遥远漫长许多。

最后几步路，我几乎是爬过去的，手脚并用。

我只怕稍微慢上一点，就会被晔乾抓过去，再也没有机会。

许久未进食，我的脚步虚浮，精神都有些恍惚迷离。

身后好像有人来人往，喧闹着，在寻什么人。

我听见战神的名讳。

隐隐约约的，也仿佛听见了晔乾的声音。

“岁落！”

他的声音很是着急。

依稀记起年少有一日，我与他生气，躲在树上，便听见他这样叫我，仔仔细细地，寻遍每一处角落。

彼时我不忍心，从树上跳了下来。

“你再惹我生气，我便真的躲起来，让你永生永世都找不见。”

青年晔乾站在树下立誓，再也不做让我伤心的事。

可他食言了。

我踩上诛仙台，阵法卷出来凌厉寒风，刮碎我的衣裙。

那是他送我的最后一件礼物。

我也还他最后一句话。

“晔乾，我们再也不见。”

（付费）

5

晔乾赶过来时，我离诛仙台只差一步。

阵法里卷出来的凛冽寒风模糊视线。

风里传来他愤怒的声音。

“岁落，你想做什么！”

“你又拿死来要挟我是不是，你真当我不敢要你的命？”

我想朝他笑一笑，却连牵动嘴角都费力，表情比哭更难看。

“晔乾。”我喊他的名字，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。

他怔住。

“我没想要挟你什么。”

“一万年了，我们成婚已经一万年，或许你说得对，我父兄欠下的罪我赎不尽。”

“那便请战神殿下念在我一片痴心爱慕你千万年的份上，高抬贵手放过我吧。”

“以我的元神为祭，告慰你枉死的亲人。”

我踏上诛仙台。

晔乾的声音破碎颤抖。

“阿落！”

多么久违的称呼啊。

我都记不清了，他有多久没在清醒时这样唤过我。

“你不能死！”

“你死了，你的阿弟怎么办？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了。”

他试探着，想要靠近我。

“你别过来！”

我拼尽力气嘶喊了一句。

他吓得不敢再动。

“我不过来，你别冲动。”

我是要笑的，可不知为何，脸上却一片濡湿。

“你还骗我，你还想骗我。”

“我的阿弟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我没有亲人了。”

风似乎停了一瞬，晔乾的脸瞬间失去血色，比初见时还要苍白。

“阿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我的错，你别跳。”

高不可攀的战神，竟然也有如此低下姿态求人的时候。

那又怎样呢？

我求他那么多次。

在父母族人即将被处以极刑灰飞烟灭时，在他当着我的族人撕烂我的嫁衣时，在他命人挑断我手筋时，在他废去我一身修为时，在他残忍折磨我的阿弟时。

还有许许多多个日夜。

我哭过，跪过，可曾换得他低头一回？

“晔乾，我累了，放我走吧。”

我转过身，迎着诛仙台，一跃而下。

6

下朝时，晔乾的心里莫名涌上一阵不安。

传闻，人与人之间是有联结的。

尤其是有过深切纠缠的人。

联结断裂，便是刮骨剜肉的痛。

临近宫殿时，晔乾就看见了袅袅升起的尘烟。

它们越过高墙，直冲云霄，又消散在天地间。

晔乾的心顷刻就空了，像是弄丢了什么。

他冲进去，很快得知，是岁落居住的寝宫走水。

岁落呢？

不见了。

他本能地想起了诛仙台。

他知道，她早就不想活了。

她恨他。

她本来是天上自由翱翔的鹰，被他生生折断了双翼，再也无法飞出这深宫高墙。

可他有什么办法。

他夜夜梦见母亲妹妹惨死的情景，梦见被族人鲜血染红的若水，梦见父亲闭不上的双眼。

都怪岁落的父兄。

他们勾结魔族，害他举族尽灭，又将罪名赖给他父亲，使他全家惨死。

独留外出游玩的他苟活于世间。

岁落是无辜的。

可她是仇人的女儿，她享受的那些爱与荣华，皆是她父兄踩着他族人的骨血换来的。

所以她也不算无辜吧。

他总这样安慰自己。

双手握着她脖颈时，他想起尚未成年的妹妹，是真的想掐死她。

可是本能的，他却又想抱紧她。

其实他恨的不是她，是他自己，恨自己爱上了不该爱的人。

他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份爱，只能摧毁。

或许，他应该放她走。

可是，她和别人携手看日出云散，与他人相拥同眠，这样的场景，光是想一想，他便要发疯。

他不能爱她，却也不甘放开她。

他冒险养着她的幼弟，一个男丁，为的就是能有一根绳子，捆住她生的欲望。

可这根绳子太脆弱，不小心就断了。

他的阿落，也彻底不想活了。

诛仙台的风猛烈。

他看不清阿落的脸，可他觉得，她在笑。

原来，在他身边让她那样痛苦。

魂飞魄散都成了解脱。

可是，你怎么能解脱。

阿落，你怎么能忍心，亲手杀了我们的孩子，又弃我不顾。

晔乾几乎是下意识地，没有犹豫，朝着诛仙台纵身，和岁落一起跳了下去。

如果死是我们唯一的解，那便让我与你一道。

6

我没死成。

晔乾在最后扑过来，抱住我，硬生生带着我闯出了诛仙台的阵法。

结果就是，我们俩都身受重伤。

好在，我之前小伤不断，没有修为护体，还有寒毒在身，比他伤得更重。

他能下地时，我仍然昏迷不醒。

他日日守在我的床边，各路神仙找了一圈，请求他们想个法子救我的命。

任谁来了看我一眼都是摇头。

也有心热的，没忍住感慨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。

晔乾听了也没生气，反倒是自我反省，说是他做错了做过了。

那人便提出个法子。

说是荒原野有一种神草，可修补元神，滋养肉身，也能用作渡修为的桥梁。

只是，那草过于违背天道自然，因而被派了四头上古凶兽看守。

晔乾想都没想，问了地址便要去。

众人拦住他。

玉颜也攥着他的衣袖不放。

“上古凶兽何等凶险，你又刚刚受了重伤，这样去，岂不是送死？”

晔乾不顾还有许多外人在场，冷着脸呵斥。

“放手。”

玉颜愣了愣，却仍记得往日温情，硬抓着不放。

“殿下，你不为自己的身子想，难道也不为我想想吗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晔乾凉凉地扫了她一眼，吐出来几个字。

“与本君何干？”

他一拂衣袖，玉颜被撞倒在地，他看也未看，拔腿就走。

及至门口，他又折回来。

玉颜以为他回心转意，泪眼朦胧地望着他，模样我见犹怜。

晔乾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，冷声下命令。

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就由你照顾阿落，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唯你是问。”

晔乾突如其来的转变令玉颜无法接受。

可心底里又有个声音安稳落地。

他对她的温情与好是真，可作为旁观者，细节之处，她分明还是能感受到晔乾对岁落的在意。

她不愿意承认，却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。

这大概也是为什么，哪怕晔乾对岁落那样残忍，她还是一直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的缘故。

玉颜比任何人，甚至比他们本人都清楚，晔乾爱岁落。

是以，他跟着她跳下诛仙台，他当众警告她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她都一点也不意外。

伤心痛苦肯定是有的，此外，竟还有一种利剑落地的踏实感。

可是，她算什么呢？

他可有爱过她？

白日恩爱，午夜温存，维护与宠溺，难道没有一点真心吗？

玉颜不信，也不甘心。

她爬起来冲出去抱住他。

“神君，你不能去，你是战神，身上肩负着天下苍生的安危，如果真的有人要为岁落姐姐牺牲，边让妾身去吧。”

晔乾却并没有为她的大度和自我牺牲感动。

他冷冷地挣脱她的怀抱。

“当着众仙君的面，我给你留颜面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做的那些事，以为我不清楚吗？”

曾经柔情的眼眸中温柔不再，玉颜在那双眸子里，看见了清清楚楚的杀意。

令她手脚发软，跌倒在地。

她怎么忘了，她不自量力当做夫君的人，是战神，尸山血海里闯出来的。

爱一旦收回，他便是高高在上的神，而她，不过是个可随意打杀处置的奴。

7

晔乾虽在临行前警告了玉颜，但还是留了心腹日夜看守。

他赶在最后期限，奄奄一息带回了转灵草。

蓬莱岛主医术高超，当真捡回来我一条命。

我又活了下来。

“命是暂且保住了，只是岁落仙子的求生欲望不强，能不能醒来，还不好说。”

晔乾日日夜夜守在我床前，和我讲前尘往事。

他想用那点美好和甜，吊住我生的念想。

他说起我们第一次相遇。

那时我四万岁，刚刚飞升上仙，随兄长去北极原打猎。

我追着兔子与兄长走散。

丛林密集，花香里钻出来浓郁的血腥味。

我一路寻过去，看见了躺在草丛里，浑身是血的晔乾。

我们的初相遇，是话本子里俗套戏码的翻转，美救英雄。

我把他带回营地，藏在我的账中，疗伤、养护。

晔乾生得极为俊俏。

可我真正对他动心，是在他伤好后。

天界多礼数。

他说不该躲在我这么个未出阁的女仙君账中，主动前去兄长跟前自荐。

他术法高超，又有一身好武艺，在危难中以身涉险救下兄长，获得了父兄的信任。

问及报偿，他却只想留在我身边，做我的护卫。

兄长敏锐，问他是否有所图谋。

他不闪不避，说图谋我的一颗心。

我们白日里切磋仙法谈论局势较量兵法，夜里月下共饮奏乐舞剑。

我们并肩作过战，彼此交付后背。

那几百年，是我最开心的时光。

也是我这一万年以来，无数次痛到极致，濒临崩溃时，支撑的念想。

后来，他步步高升，凭着战功站到了天君眼前，问及封赏，他只要了一纸婚书，迎娶我过门。

“阿落，我知道你志不在深宫庭院，我们大婚后，你照样可以领兵打仗，我们依旧是彼此最值得信任的同袍。”

女子生而艰难，想要闯出一片天地更难，他却不要我拘泥于后宅，支持我去闯荡天地实现抱负。

那时候我想，此前的等待都没有白费，我也等到了我的灵魂神侣。

婚期临近，我满心欢喜待嫁，大红喜缎如潮水般涌入府邸，天兵的刀剑也随之抵达，将我的父母兄弟尽数押入监牢。

祸不及外嫁女。

大婚那日，我一身嫁衣，艳丽的红。

行刑场上，族人也是满头满身鲜红，血染透的红。

原来，晔乾是万年前被灭族的绛华族唯一的幸存者。

美救英雄的佳话，不过是他开启复仇之路的敲门砖。

我在月下与他共奏的每一支曲子，都是他精心为我父兄族亲编写的夺命哀歌。

“阿落，你是意外。”

晔乾的声音轻轻浅浅钻入我耳朵，久违的温柔。

我其实已经醒了，只是不愿睁开眼睛。

有时候，活着也是一种折磨。

“我日日夜夜地推算，生怕错漏哪一步，也的的确确算到了一切。”

“可我没算到，我会爱上你。”

他握着我的手，用我的掌心抚摸他脸颊。

过去，一切还未撕开的时候，每每他累了，我便让他窝在我怀里，轻轻抚摸他的脸。

“阿落，你醒来好不好。”

“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赎罪。”

8

晔乾每日都找医仙来察看我的情况。

因此，我醒来的事便瞒不住了。

他欣喜地站在我床前。

“阿落，你醒了，太好了。”

他的眼睛那么亮，手伸出来，要碰到我时，又胆怯地缩回去，像个无措的孩子。

我扭过头，不想看他。

窗外桃花开得绚烂。

这不是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想必是晔乾看我喜欢桃花，强行为之。

他总是这样。

倘若一件事他心里觉得好，他便要做到，也不管旁人是否情愿。

“阿落，你饿不饿？我给你做汤喝。”

他的厨艺是在我们婚前练出来的。

修到上仙的位份，其实便不再需要进食了，不过我嘴馋，他就学着做各种花样给我吃。

后来身体垮了，需要食物果腹，他反倒是没再做过了。

也因为许久不下厨，如今再做出来的饭食，也不好吃了。

我勉强吃了两口就没了胃口，又翻身躺下。

他也不恼，每天变着花样地做。

此外，就守在我床前，给我带各种新鲜玩意，讲各个仙宫四海八荒的八卦趣事。

但是他从来不提玉颜，也不提阖家团圆的美满亲情故事。

我们都没有团圆。

我在底下仙婢那里听来了玉颜的结局。

她被废去修为丢去了下界，受轮回之苦，并且永生永世再也不能上天界来了。

如此也好，神仙没什么好。

凡人不如意还能求神仙，神仙不如意——

譬如那时想要救亲人想要逃出去的我，譬如先前想要我活着想要我苏醒的晔乾，我们连求都不知道去求谁。

可神仙也有神仙的好，时间快，命硬。

我又这么捱了一年，捱到我们大婚、我灭族的日子。

天界没有风霜雨雪，天上每日涂抹着绚烂云彩。

我难得有精神，坐在院子里，看永开不败的桃花。

晔乾站在我身旁，眉眼间压抑不住的欣喜。

“阿落，你待得闷不闷，我带你出去玩。”

毕竟外表看起来，我是好着的。

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的内里，早就烂掉了。

“好啊。”

我难得和他搭话。

“去若水吧。”

我们的族人，皆死在那里。

他的脸色不太好看。

但他压抑着。

“好，就去若水。”

他现在无不顺从我的，哪怕我要他的命，只怕他也会乖乖拿来。

可是，我拿着有什么用呢？

难道他死了，我的父母兄弟我无辜的族人就会回来吗？

“晔乾。”

我的眼皮有些重。

“你要好好活着，长长久久地活着。”

晔乾的面容有些模糊，和他身后的光影糊成一团。

模糊光影里，阿弟朝我跑过来，在他身后，跟着母亲和兄长。

他们来接我了。

晔乾，你就这么长长久久孤单地活着吧。

我要回家了。

不知哪儿涌来的一阵风，桃花纷纷扬扬掉落。

我闭上了眼睛。

这一生如此漫长，好在终于结束了。

——完结——